

卷七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幅白紙。合家又好笑，又好惱。王宰同母至內，見過姨子，省視王臣道：「其所以王臣又氣得個發昏，王媽媽道：『這狐雖然憊懣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使我母子相會，將功折罪，莫怨他罷。』」王臣病了兩個月，方纔痊可，遂入籍于杭州。所以至今吳越間稱拐子為野狐，精有所本也。

蛇行虎走各為羣

狐有天書狐自珍

家破業荒書又法

令人千載笑王臣

第六卷終

第七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割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姘姪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少，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

票依恐其
亂說此類
是也

鍋裏煮餅，一卓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攬撥，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山二初時不肯，被田二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

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新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止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于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

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
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
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
悲哀耳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
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
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
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
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
羞慙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悶過
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
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
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
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
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
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
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
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

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官人秉燭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其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而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本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歎釜其仇未已

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

你不和順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若選舉之法守之無弊何患不得真才

這故事出在東漢文帝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咎駟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个童生還有幾千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

此法今日亦可用于薦刺庶無朝夷暮蹙之笑

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幼

小無知終日趕着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解耨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于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于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繇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个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

耕讀書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于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

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催了脚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為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為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

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論、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况許武精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為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為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

逸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
爲大先父母早背城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
臣三子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三願賜臣假暫歸
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答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又賜黃金
二十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于郊外
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
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

進退許宴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
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
積也武于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
親自已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
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
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
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
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宅
自予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祭戟體面不可不肅汝
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

田悉歸之。已將碗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盡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太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

直。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

喬主張。其中又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高見高識

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已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強言

難兄難弟
高行孝子
一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為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為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眾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為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為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晏許普總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而上一體同氣听其教誨唯心諾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為玉假為瓦瓦登厦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

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

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
老公舉他真學真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
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
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
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
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認別了哥嫂乘傳到于長
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
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認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
之名卿之廉讓有過于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
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

爲善
者皆
所

普爲不肖有涸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
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何能及兄武之
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
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
朝稱爲廉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于二弟二弟拆開
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官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
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
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

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義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

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尚不敢不來況且加个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閉講俱有
關風俗

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
鄉尊故舊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
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
衆人被勸只得喫了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
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玉厚愛借
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
經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
下許武疊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
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聖賢一段苦心

庸夫豈能測度

只知許武此時流淚不知許武一片苦心勝過時時流淚也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
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
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鼻普道只
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
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
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歛
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
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
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

惡意甚遠
皆是今人
不到處

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
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
倡為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為己有
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
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
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
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
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
弟表為兄的向來心迹也教眾鄉尊得知眾父老到
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

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晏許普哭倒在地道

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哥
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
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
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
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
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
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于耒鋤以終天年二弟年
富力疆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
哥為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

議論更高

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宗祖，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眾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个兀口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諉，更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

此等父老

深世不

老漢與你分割，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眾父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已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

義庄贖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為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聖。後來三、六、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開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源。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嘆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兄弟亦分產

古人分產成弟名

今人分產但置爭

古人自污為孝義

今人自污爭微利

孝○義○名○高○身○并○榮○
安○得○盡○居○孝○弟○里○

微○利○相○爭○家○共○傾○
却○把○閨○牆○人○愧○死○

第七卷終

昔○則○其○高○身○再○始○... 且○... 其○... 只○... 之○... 各○... 以○...
... 則○... 非○... 之○... 不○... 以○... 樂○... 之○... 會○... 且○...
... 則○... 自○... 其○... 言○... 於○... 今○... 俾○... 之○... 且○... 非○... 則○... 然○... 難○...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想○
投○對○面○無○緣○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萼○
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
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椿○意○外○姻○緣○的○故○事○
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何○
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
姓○劉○名○秉○義○是○個○醫○家○出○身○媽○媽○淡○氏○生○得○一○對○兒○